

細膩的桎梏

李聿中

初見楊文是在創寫研究生課堂上，她在課堂中像個孩子一樣的發問，但在下課後卻像一個大人那般悄悄溜走。當楊文得知我們的詩歌一同發表在《詩潮》雜誌後，她激動得立馬來通知我這個喜訊。那是我們第一次真正開始交談，我認識她始於詩歌文字，而這正是詩人友誼最好的開場白。

楊文的語言有種現實魔幻主義的淒涼感。初次品嚐她的文字總會讓我想到露易絲·格麗克（Louise Glück）的詩歌：她們都將現實剖析成了一副棺材，而你不得不躺入其中感受那份“胸腔間鳥類撞擊的聲音”。楊文在《冬至》中構建了一個由“如果”組成的世界，而“如果”本就是一種雜糅時空的幻想，如何解構這個物是人非的世界，是她一直想要做的夢。這一切關乎於宇宙與恆星，飛逝的光陰與對未知之事的臨摹，只是楊文最後將一切在一汪星河中撈回了現實的泥潭：“農夫照常種蘋果，打老婆”，而所有的生命都將對此沒有怨言。突如其來的轉變像是一個夢被拂曉的雷鳴折斷，而我們不得不接受這一切本就遙不可及，我想楊文早就擁有接受現實殘酷的理性思維，才敢大膽且有分寸的去感性一下，給自己的疲憊放個假。《自習室》與《三地》兩首詩用孩子般叛逆且平鋪直敘的語言為我們營造了一首“凡人之歌”。我從其間感受到一個詩人與世界格格不入的窘境，看似是在抱怨世界給予人類的痛苦，實則是在那些被人們漠視的苦難中尋找一種自我救贖。最奇妙的是《無題》與《買一雙男童皮鞋》這兩首詩，詩人似乎在性別自我定位上開始了一場嚴峻的辯論。前者似是向一位同性女孩傾訴衷腸，而後者更像是一場抵禦女性刻板穿著與受人詬病的宣言。性別這個話題是我從來沒有勇氣涉足的，而楊文擁有這種灑脫的情懷，勇於用細膩的觀察與文字將一切從一場桎梏中解脫出來。正如她悄悄地走向“你”，並用最真切與深情的眼神注視著“你”的背影；而“你”並不一定是她或他，更可能是世界的悲傷，荒誕的生命，與桀驁不馴的人性……楊文早已將這一切洞悉於心，早已看穿光明與灰暗的臨界點；只是你們，他們，與我們，卻全然不知。

希望楊文不要放棄她的詩歌，希望她永遠懷著一顆明亮的心去感受這個世界中一切不完美，與每一個突如其來的驚喜瞬間。



W. Y. Nov. 20, 2023

圖：溫迪